

百吃不厌个油条

文 / 晴笔斐

茄山河

前几天早饭时又忍不住点了一根油条，尽管之后又多步行了几公里，以消耗多摄入个“卡路里”，但心里还是美滋滋，有一种初恋个感觉。

小辰光礼拜天，屋里大人讲，今朝去买几根油条蘸酱油来过泡饭。那就是天大个乐事。因为平常过泡饭，要么红腐乳白腐乳，要么什锦菜大头菜。因此，听说可以去买油条，我一定是自告奋勇个。

记得买油条一定是要排队个，简直就是从小一直排到老。不过排队和排队不一样。买来排队很无聊，买油条排队就不厌气。除此以外，也只有买糖炒栗子、鲜肉月饼可以与买油条相比。尤其是快排到个头辰光，可以看到做油条个过程。

油条就是出身好，搽面粉个辰光就摆油，相比之下，做大饼个面粉直接输在了起跑线上。面团被碾成长条，用竹片“笃笃笃”切成小方块，两片一叠，用筷子从中一揪。我一直觉得揪一揪特别性感，喜欢得紧。然后面团被拿在手里转起来，慢慢放入油锅。在下油锅之前，有一个动作必不可少。那就是两头一捏，杓下两个小面团，揪在大面团里。这样做出来个油条，两头尖尖，特别好看。

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紧张，有辰光买买油条也会吵相骂。有

人觉得做油条个女人头落手太狠，两头杓下来个面粉太多，就会讲：“哎，阿拉出了半两粮票，分量要准足哦，这么一杓，还有半两啦？”

终于可以拿油条了。老底子，油是很金贵个。所以，店家总是要提醒你，等一歇等一歇，让油多滴一歇。

拿油条也极有讲究。大饼摊只提供三寸见方个牛皮纸，油条烫，根本拿不住，所以总要自己带家什：锅盖、竹淘箩等。最简便个，就是一根筷子。拿三四根油条一串，就可以走了。由此，又可以看出，做油条两头一杓多重要，否则怎么串。

最得意个时刻终于到了。那年头，串着四五根油条走进弄堂，另外一只手还拎一锅子豆浆，回头率相当高，就好像现在拎一只名牌包包。“哦唷，买介许多油条啊？”就像被人发现了你在初恋，是一种小确幸。

那样吃下去个油条，嘴角余香要留一辈子呢。尽管我小辰光吃到个油条，大多是用棉籽油炸个。那时粮油都按计划供应，小小大饼摊根本拿不到计划内豆油，菜油味道又太重，所以一般都用棉籽油。

后来客居他乡，红烧肉成了奢侈品，要解乡愁倚靠油条。于是，每次上街，第一桩事体就是买几根油条打牙祭。山里没有棉籽油，用茶油，油条就更香了。山里不用粮票，阿拉上海知青一买就是十根八根，几个人过足瘾头。袋袋里零用铜钿有得多么，三角洋钿再买碗肉片汤。

回城以后，过了几年，日脚越来越越好过。吃油条也不用不再凭粮票，拿钱就能买到。走到大饼摊喊一声：“两只大饼一根油条”，感觉邪气好。价钿也不贵，大饼三分一只，油条四分一根，三分加三分加四分，正好一角，勿需要找零。

大饼夹油条曾经是上海男人个早饭标配。滑稽大家姚慕双周柏春曾经讲过一个段子，讲姐弟俩考试后回家向家长报告成绩。我还记得伊拉是用常州方言讲个。小姐姐说，我吃了“一根油条两只大饼”，就是100分。小弟弟讲，我吃了“两只大饼一根油条”，就是一分。这种笑话，不晓得上海男人早饭标配迭个背景，是绝对笑不出来个。

再后来，饭店里那些用油条做个菜也恢复了。我去了是必点个。记得最早恢复是个国际饭店菠萝油条虾。老油条用筷子捅空，放进大虾仁，裹浆再煎，与菠萝块一起装盘，还要浇千岛酱，口感相当好。后来其他饭店也推出了各种各样油条菜，不过，吃来吃去，还是觉得菠萝油条虾最好吃。

再后来，肯德基卖油条了，我也去吃，油条尺寸比较小，我倒很喜欢，但味道有点淡。永和卖油条了，眷村卖油条了，也挤去吃过，却总有一种说不出个失落。好像油条就应该辣棚棚间、裸灯泡、条桌板凳个地方吃才有味道。

比上勿足比下有余

图文 / 沈一珠

闲话闲画

有辰光特别起劲，一早爬起来，烘面包、炒鸡蛋、煎培根……

面包浪挞一层酸吼吼个奶酪，烧一杯奶茶或者咖啡，甭两天还有新鲜枇杷、樱桃上市，配勒旁边，腔调摆足输赢，恨勿得拿日脚过得像辣辣云浪向飘。

有辰光也会特别玩没劲道，从床浪向爬起来，揩好面，刷牙好齿，然后就坐辣一边发呆，看太阳光从脚馒头移到脚趾头。

觉着肚皮饿，就跑出去寻末事吃。甭天就寻着一片新开点心店，名字有眼一本正经，像是国字学堂。进去，坐下来，听到服务员正好跟一

个爷叔辣辣讲闲话：“生煎玩没了，调锅贴好哦？”

“价钿一样哦？”

“一样个。”

“甭末，就调好味。”

阿拉点勒小馄饨、小笼。小馄饨味道一般性，玩没高汤，不过，量比较多，模子也大，吃得饱；小笼蛮赞，一只只看上去挺挺刮刮，筷子撩上去皮子勿会破；馅子勿摆酱油，汁水老鲜洁，玩没肉夹气。

吃饱肚皮，面孔好看交关。

最后算一算账，一共用脱21块。应该是一顿比上勿足比下有余个早饭。

跟交关人一样，阿拉也欢喜“比上勿足比下有余”迭句闲话。



沪语中古语

觉得好就点个赞

文 / 叶世菽

时下，同意某人观点、看到好的转贴、网购服务满意，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就是给个大拇指：赞！

早在热闹的网络、微信兴起之前，上海人就常用这个赞字。例如：好东西叫“赞货”，非常好叫“赞透”，赏心悦目叫“老赞个”，货真价实叫“真赞实货”等等。只是当初这个赞怎么写，有些把握不定。有写作“崧”：茅盾短篇小说《拟浪花》：“做孩子们棉衣的面子是很崭新的。”也有写作“戙”：周而复《上海的早晨》：“张科长舞跳得邪气戙！”《莘庄方言》写作“斩”；《上海掌故辞典》认为应是“戙”；此外，还能看到写作“襢”

和“襢”的（《汉语方言概要》《汉语方言词汇》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等）。

然而，我们大可不必舍近求远，此处就一赞字。

赞，古汉语作贊或贊。《集韵》：“则肝切。”赞的本义是辅佐、宣导，同时也有表扬、称颂的含义。东汉刘楨《射雉诗》描写射术之精：“庶士同赞，君射一何妍。”魏晋南北朝《世说新语》说恭维王述的景象：“常集聚，王公每发言，众咸赞之。”同时期的《梁书·武帝纪下》：“诏铭赞谏，箴颂笺奏，爰初在田，泊登宝历，凡诸文集，又百二十卷。”《韩诗外传》：“若夫无类之说，不形之下，不赞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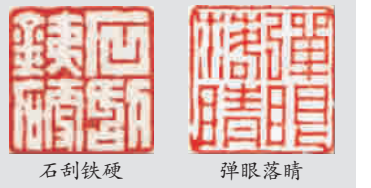
辞，君子慎之！”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：“既而与衡更相赞扬。”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：“表相祖宗，赞扬迪哲。”称赞、嘉许，意境清晰。

当然，襢、襢也确有其字，也读zan，也表示好。但多特指某方面的美好。衣字旁的“襢”，表示衣着漂亮（《集韵》：“衣鲜谓之襢”）。女字旁的“襢”，形容人“色白之好”（《说文段注》）；差不多就是指现在的白富美。与之相似的还有“襢”，指美食（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以羹浇饭也”）。看来我们的先人也很善于点赞。这也是上海人早用赞字的渊源。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石刮铁硬：非常坚硬。

弹眼落睛：一般形容东西好。也可以形容瞪圆眼睛的样子，表示凶狠或吃惊。还可以形容因色彩鲜艳或外形奇特而引人注目。



出租车为啥叫“差头”

文 / 周钰栋

沪语趣谈

上海人为啥用“差头”来称呼出租车呢？市面浪向有两种讲法。

第一种讲法是辣辣1908年个辰光，美商环球公司辣辣租界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汽车出租部，专门为外国人服务。当时出租车个计价是按小时来算个，大概是用一个钟头车子要花费一块到五块大洋不等。正因为是按租用辰光长短计价，所以外国人就用“包车”来称呼出租车，包车个英文是“chartered car”，读音跟“差头”差勿多。到了1913年，上海陆续开出九家出租车公司，其中有两家是中国人开个，服务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外国人，只要袋袋里有铜钿，就可以租到车子。当时，上海有铜钿个中国人经常辣辣洋人开个场所里进进出出，讲洋泾浜英文就成了伊拉个常态，所以，伊拉需要用出租车个辰光就学外国人个腔调叫一声“charter”，辰光一长，“差头”甭种典型个洋泾浜英文叫法就辣辣上海人嘴巴里流行起来了。

第二种讲法是老早仔上海个出租车个是停辣辣车行里个，客人需要用车，或者通过电话叫车，或者直接到车行里去叫车。车行老板或调

度员接到客人用车要求，就会派车。派车个辰光老板或调度员就朝司机师傅喊：“请依出一趟差”，而司机师傅接了一单生意，也叫“出了一趟差”，甭里个“差”是当量词用个。所以讲迭个“差”字还是伊拉出租车行业里向先叫起来个。而“头”辣辣上海闲话里有“带领”个意思，我乘出租车当然是依司机师傅开车带我，依就是迭一趟“差”个“头”，“差头”非依莫属。

其实，上海人称呼出租车“差头”还是辣辣改革开放以后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乘出租车个需求多了，成了家常便饭以后才时兴起来个。以前，玩没经济条件乘出租车个辰光还是用“出租汽车”来称呼个。要是再向前推进到1949年前后，上海人欢喜用“祥生汽车”来称呼出租车。因为祥生汽车是中国人开办个第一家出租汽车行，而且广告做得特别好，所以，祥生汽车就成了出租车个代名词。记得阿拉小辰光看到弄堂里有人结婚，就会跑前跑后唱：2400（叫车电话）打起来，祥生汽车开过来……

老里八早

淘旧货个故事

文 / 侯宝良

现在勿少人家搬家或装修新房辰光，总要甩脱眼好个旧物事，小到碗盆锅子，大到沙发衣橱，样样皆有。可惜现今甭些物事连收废品个也勿要。要是摆辣辣几十年前，迭些物事个出路要么是旧货市场，要么干脆拉到门外标价出卖。

荡旧货市场，俗称“淘旧货”。早年间上海有不少旧货市场，南市区个老西门、普陀区个曹家渡等等，凡是闹猛个市面浪向有旧货商店。其中淮海路重庆路口个国营旧货商场最有名，人称“准国旧”；还有陕西路复兴路口，陕南邨对面有一个旧货商店，也是比较出名。后来“旧货商店”又更名为“调剂商店”。由于当时社会刚刚经历几次剧变，辣辣那些特殊个历史时期中，许多人命运变幻，许多家庭发生变故，所以各种需要处置个旧

物特别多，可以说只要是国家允许交易个物品，旧货店里样样有。

当时旧物事交易方式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商家对货物估价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发票盖上“银货两讫”印章，迭种方式叫“买断”；另外一种由卖家确定出售价钿，货物放辣辣商店里，委托商店代售，东西卖出后，商店通知卖家收取货款并缴付佣金，迭种方式叫“寄卖”。

甭里老旧物品个带有历史个沧桑感。对我来讲，逛旧货市场就好像进入一条深邃个时光隧道。从伊拉身边走过，仿佛能听到每件物品诉说自己前世今生个故事。我现在用个红木书桌就是外公淘来个旧货，是一家三弟兄吵着分家卖掉个。

当然，围绕这些旧货个也不全是悲情故事，我记忆中就有好几个“旧物牵线，亲人重逢”个喜剧，其中就有一枚银质方戒引出个故事。

那时已经改革开放，有一个陶女士从海外归来，寻找失散多年个

姐姐，一直杳无音信。有趟伊去调剂商店，偶尔看到一枚寄售个银质方戒，上面刻个图案跟伊戴了手上个银方戒风格一致，顿时就激动起来。因为甭是伊姆妈生前为姐妹俩定制个一对生肖戒指，阿姐比伊大九岁，属龙。十四岁个辰光逃难路浪送人做童养媳，就此失联。伊姆妈临终还念着大女儿几个小名。现在迭枚方戒就辣辣眼前，岂不是有望找到姐姐了？

陶女士马上请调剂商店联系卖货人。电话打过去，一个男人接电话，讲本来勿想卖迭枚戒指，只是老娘生病住院，急需要钱。陶女士急忙赶到医院，经一番仔细辨认，终于见到日思夜想个老阿姐。陶女士对姐姐讲：“我至今单身，依是我唯一个亲人，迭对方戒寄托着长辈个祝福，还是留拨子孙们吧！”随后，伊叮嘱外甥及外甥媳妇去要回了寄卖个方戒，并承担了姐姐个全部医疗费。